

春晚：在理想中的高峰上互动

□ 余颖

蓝月亮，

“我是颂云”

□ 郝旭光

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道

听途说、不求甚解，都是工作

不认真仔细的表现

2018年1月31日晚上，时隔152年的“超级月亮/蓝月亮/月全食血月”千呼万唤始出来。各种各样的月亮照片与眼前的实景组合刷爆了朋友圈。奇怪的是，有些媒体还真发了一个大大的蓝色月亮作为“蓝月亮”的照片。

蓝色的月亮？有没有搞错，或者至少该了解一下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吧。蓝月亮并不是指月亮是蓝色的，而是一种天文概念。在天文历法中，人为规定的每个月与实际上的满月间隔时间存在误差，朔望月的周期是29.5天，相当于我们的农历月。公历月是按照太阳的公转算来的，一年大概是365天。期间有个时间差，会在公历月中有两次满月。第二次圆月就被称为“蓝月”，而不是说月亮是蓝色的。遗憾的是，还真有权威媒体的人望文生义，把月亮“染成”蓝色堂而皇之地发布(关键是没有注明是开玩笑，很多读者以为该媒体真的拍到了蓝月亮)。按照这个逻辑，黄瓜应该是黄色的呀？你见过吗？当然老黄瓜快坏掉时会变黄。

这件事，显然可以评价为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类似犯常识错误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中国人名字之外还有“字”，那是给别人用的，自己谦称说名字即可，断不可称自己的字。但影视作品中出现李宗仁(字德邻)自称“我是德临”，程潜(字颂云)自称“我是颂云”这样的笑话。

在前几年百家讲坛节目中，主讲人介绍袁世凯时，说袁世凯字“项城”，这是不对的。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可以叫袁项城，但不能说“字项城”。就像李鸿章是合肥人，可以叫他李合肥，不能说“字合肥”。

某电视台讲二战后盟国在东京湾接受日本的投降。他说：“1945年9月3日，按照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安排，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主持了受降仪式。”真遗憾，他说错了。第一，1945年4月12日就去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大可能起死回生再来安排麦克阿瑟的工作，这违背了最起码的科学规律：人死不能复生。而且这又让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先生情何以堪？第二，时间错了。盟国是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而中国国民政府是在1945年9月3日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在国内某自称世界一流大学的英语课堂上，英语老师讲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说成了“美国人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纳州”，这可能是因为误把法国路易斯安纳属地的版图等同成今日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的实际范围。实际上，前者比后者大得多。这桩购地案是美国于1803年以大约每英亩3美分向法国购买超过529911680英亩(2144476平方公里)土地的交易案。该属地的范围包括现今阿肯色州、密苏里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以西等大片区域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两岸(包括新奥尔良市)。购地所涉土地面积大约是今日美国国土的22.3%，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致相当。如果不去认真求证，这样的错误不仅会在一个老师身上出现，还会扩散到他学生的知识储备里。

中医著名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也是以讹传讹的典型。它的寓意是防病于未然，医治隐微、潜在的疾病，不要等病入膏肓才四处求医。但有些人却把这句话解读为“治还没有的病”，甚至上升到未卜先知的地步。笔者总觉得有些不合常理，为此事专门请教了古汉语专家，他的解释是，病，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加重的、致命的。所以，在医学等专业领域使用类似“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言，要注意不能添油加醋，应当就事论事。

以上诸事例，显然都与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有关。作为一般的公众，偶尔失误无伤大雅。但作为知名权威媒体、知名编辑、主持人、影星、老师等等，因为追随者众多，这种失误影响太大。他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当然、工作不认真。当然，也可能是自我感觉较好，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节目都敢做，而且时间紧张，常常不能做认真的知识储备和事前做足功课。希望他们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严谨求实的学风。务必在事前认真准备，把工作做深、做细。

集赞总量3.6亿。

开年最热门的直播答题，春晚也联合微博派出了明星阵容主持。每道题都会跟历年春晚有关，无形中，又帮助大家回忆一遍历年春晚的美好。

跟微博合作能让春晚触及那些不爱看电视的年轻人。目前，30岁以下用户占微博整体用户超过80%。这些用户或许不会看电视、对春晚没感情，但只要他们关注的明星、大V、好友们参与到春晚相关话题中，春晚就会抵达他们的手机屏幕。

看似思路变了，玩法变了，其实是春晚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一档单纯的观赏节目，而是成了一档体验式、参与式节目，它不再是一台晚会，而是变身为一个不断生产话题的新媒体，通过大V+草根实现社交式互动式传播，为网友们提供歌舞、娱乐、追星、互动、吐槽、抽奖等各种素材。可以预计，这将是近年全民参与度、关注度较高的第一届春晚。至于是不是最好看的，如果亿万个家庭围着电视、手机玩得开心，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 来洁

寒假的重点不是学习

□ 来洁

高；也许是因为假期里无处安放的熊孩子，总要找个地方去托管；也许是因为父母们的潜意识里，就认定了假期必须带娃学点啥。

其实，我倒觉得，短短寒假不过4个星期，没必要装下那么多学习任务。寒假的重点不应该是学习。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既然是假期，就多留出时间，休息、玩耍、放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把快乐假期还给孩子”。

工作不息的成年人还渴望放假呢，更何况孩子。上学时，学校的课、培优班的课、兴趣班的课，环环紧扣，哪个环节也不能停。现在，放假了，就是按计划安排点学习的正事儿，也别把时间排得太满了，别让孩子太疲惫了。

如果学习变成了疲于奔命，那么效果肯定事倍功半；如果做好了劳逸结合，今天看似无用的“闲笔”，也许明天就能画出更精彩的图画。正如寒冬里蛰伏土中的草籽，积蓄了一冬的力量，春天才能迸发出盎然的绿色。

寒假里，不妨多让孩子读读书。不是学校划定的阅读书目，而是他喜欢的内容。童话、儿童文学、新闻杂志、绘本甚至《哈利波特》这样的大部头……只要他爱看。即便他们理解不了此中深意，也能培养阅读兴趣、扩大识字量，而且父母和孩子可以“共读”，边读边交流，说说风俗，谈谈

文化，聊聊人生哲理。这种美好的阅读体验，不是为了应对学校的阅读题和作文题，而是为了一个人的文化底蕴。

寒假里，也不妨多让孩子跟家人好友相聚。春节正是阖家团圆的时候，亲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家，拉拉家常，叙叙旧。这一份亲情的温暖，是人伦常情。长大成人，首要的是成人，懂得爱家人、重亲情、守礼节。过年团聚，正好让孩子多多感受亲情和友情，也可以引导他们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交往能力对今天的孩子而言，更是短板。想养成高情商，正需要一点一滴言传身教。

寒假里，还可以多带孩子出去走走。今天的父母都愿意亲子游，无论是国内的三亚、丽江，还是境外的北海道、普吉岛甚至非洲、北极，走的不可谓不远，见识不可谓不广。但是，这种住则五星、出则包车、流连于著名景区的旅行方式，又能让孩子记住什么呢？是花大价钱就能玩得很嗨，还是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或许，换个思路，不那么高大上，让孩子多接触地气，看看乡村，走走街巷，对生活期间的社会多一分了解，会不会更好？

这些都是书本之外的“闲笔”，但对孩子的成长颇有帮助。休息之余，穿插为之，也许还是“玩并快乐着”的。

春节里，温养漂泊的年味

□ 李晓

山万里，途中时间甚至长达数月，所以古人描写的友情文章，散发着那么浓郁的情感。

在时代的变迁中，年味也应该被赋予与灌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我们精神上嗷嗷待哺的年味，能够多一缕书香么？朋友对我说，今年春节，他要阅读几本历史人物传记，还要重温一下《中国植物志》。他发现，他叫得出来的植物名字，熟悉的植物习性，其实还没有一百种，他想通过阅读，去亲近植物，让大地上的植物，蓊蓊郁郁地长进他心里。朋友在城市里是一个靠摆摊卖卤肉支撑着全家生活的人，他平时也靠阅读供养着自己的灵魂，所以我看他的面色一直很滋润。

川流不息的生活里，常常发现一个现代人群的特别景致，那就是大量出现的低头一族。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看手机上，手机已经严重地绑架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微信里的朋友圈，很多人在内心里拒绝着，但又无法真正放弃，总是本能地点开飞快浏览一下，有人甚至靠一个个点赞来完成对自己精神上的输氧。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与贫困。

我问过几个陷入手机生活里的人，一旦视线从手机上离开，还真正记得什么呢？他们大多摇摇头，出现恍惚的神情。不可否认，网络方便着

喜气洋洋、欢乐吉祥的春晚，面对除夕夜出现的各种新节目，如

何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今年，春晚将用其携带的巨大影响力，把

单纯发红包玩出浓浓情怀与暖暖回忆

视率有所下降，但春晚依然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这就让春晚继续成为互联网巨头追逐的目标。

今年，春晚选择了微博作为新媒体社交平台独家的合作伙伴，双方将在短视频、直播、内容互动等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目前，春晚已推出集“中国赞”赢百万红包、春晚最强答题王、春晚模仿大赛等多项线上互动活动。从这些活动来看，新春晚的基本思路就是，既然大家都爱抢红包，那我也来发红包好了；既然大家都在刷微博、发朋友圈，那我就争取变成你们聊天的主角。

跟很多直播平台相比，春晚最大的优势是自带IP，能够把单纯发红包玩出浓浓情怀与暖暖回忆。

今年春晚发起了“模仿秀”，从2月1日起

□ 余颖

说教

“放寒假啦，就要自由自在地玩啊！”这是无论幼儿园还是中小学生们一致的心声。但是，真能实现的，貌似只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吧。

有太多责任心强烈的父母了，谁能够安心、放心、甘心让孩子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彻底“放羊”呢？特别是在“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前赴后继上课外班的大背景下。

朋友有一次愤愤不平地向我抱怨，她那次极其郁闷的暑假。“他们觉得我数学不好，就想趁着别人玩的时候让我‘笨鸟先飞’，每天做各种练习题，足足恶补了一个暑假。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我只能在家做题做题。”记忆至今仍然刻骨铭心，可见当时之惨痛。

当然，这是极端的“老皇历”了。现在的虎妈狼爸，即便抱着同样目的，也都要讲讲方式方法了。一味搞题海战术，已经OUT了。各种培优班里，老师很会讲课，既能把复杂、超前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又能玩起游戏、激发学习积极性。把娃送去，花钱买服务，自己轻松；孩子们还挺爱上呢。

问了问家有小学生的朋友们，这个寒假好像没谁闲着，语数外这三门主课的培优班，至少也会上一个。就是一些超脱的家长，也会让孩子点上点闲情逸致的兴趣课，舞蹈、健美操、乐器、绘画、游泳、围棋……也许是因为平时上课，没充足的时间多提高提

乐活

无论我们寻找的年味是什么样貌，它其实都是让我们精神上有所愉悦与安顿

每年春节，网络上总是一片起伏的声音，纷纷嚷嚷着年味变淡了。待在城里的，尽管面对春节里装扮出来的各种景观工程，但还是感叹传统的年味在夜幕里飘远了；回到乡村的，面对凋敝大地，感叹故土在沦陷，再也回不到精神上安卧的家园了。

就在这种叹息声里，一年又一年，世界上独有的春运大潮，依然在中国大地上热烈地涌动着，每天达数百万上千万的人流，候鸟一般飞回故土家园，与亲人团聚，也与岁月告别。春节，这是一年之中灵魂上停留的码头，相聚过后又从春天启程，奔赴各自的人生河流。

有一天我同朋友探讨，到底什么是传统的年味？走亲访友，购买年货，享受美食，祭奠祖宗，过年礼仪，源源流淌中华文化中的沉淀与继承……在这种年味的寻找怀旧里，我和老孙发现，无论多少年味的飘荡，它其实是让我们精神上有所愉悦与安顿。

物质生活丰盛的时代，我们早已经不为春节里吃上几天美食而翘首以待了。网络的出现，我们对远方人的期待相见，也不像过去年代那样强烈了。只要想见上一面，电话与视频瞬间就完成了，发达的技术，或许正在稀释着现代人之间的感情。想起古人，骑驴吟马去探亲访友，穿越关

自从2014年微信红包横空出世，跟支付宝开启互怼模式。面对微信红包、QQ红包、支付宝红包，1983年出生的央视春晚就必须跟手机竞争“抬头率”。

此前几年，除夕之夜的重头戏从看春晚变成了抢红包。央视公布的数据显示，春晚收视率自2010年创下近10年的最高峰38.26%后，2014年冯小刚导演的春晚收视率仅为30.98%，2015年再度下滑，收视率第一次跌破30%，仅为29.60%。

春晚在媒体类型多样化的大时代，被手机游戏、社交媒体、网络视频分流了受众。当然，春晚“人”到中年，喜好品味跟互联网一代的年轻观众也有了距离。

过去几年里，春晚不断尝试从电视大屏跨到手机小屏的互动。它还与支付宝、微信合作，邀请TFBOYS演出、派出无人机编队，也是向年轻人靠拢的姿态。从内容到传播渠道，春晚都在改变，吸引了部分观众回归。但是，不少观众抢完红包就走，目光很少留存到春晚本身，春晚始终未能回到理想中的高峰。好在这是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虽然收

技艺

红烛辞旧岁

□ 刘伟 隋丽君

在胶东，大红烛亮起来，年才来；但今天，那些因过年而形成的技艺渐渐远去了

农历腊月，在山东省胶州市于家村的大集上，不少摊位前都摆着大红蜡烛，上书“年年平安、四季发财、人财两旺、招财进宝”等吉祥话，令人感到越来越近了。这些红蜡烛都产自胶州市胶东街道丰隆屯村。在当地，丰隆屯村是有名的“蜡烛村”，传统制蜡手艺传承了150多年。每年一进腊月门，制蜡艺人刘启友和家人忙碌起来，经过近20道工序生产出的传统大红蜡，备受十里八乡村民的喜爱。

“俺家的制蜡手艺已经传了五代，到现在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刘启友介绍说，胶东地区春节有个风俗，家家户户都要备上两支写着吉祥话的大红蜡烛，从除夕夜到正月十五，每天晚上吃饭时红烛都要亮着，寓意一是为了明堂祭祖先，再就是期盼新的一年里生活红红火火。

制作红蜡的第一步是选苇子，苇子是制作灯芯的主要原料，将芦苇扒叶后切成小段，如果苇子不直，用着不吉利，还得用火进行育直绑钩，然后在苇子上均匀缠上薄薄一层棉絮，用擀面杖压平，这就做好了挂蜡的灯芯，最后给苇子绑上一小块钩子，方便挂蜡烛。

做完灯芯后，接下来就开始熬制牛油，根据蜡烛的大小进行“蘸蜡”。“传统红蜡全部手工制作，过程相当繁琐，至少需要近20道工序才能完成，为了保证质量，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老刘说。

“家人们在做灯芯的同时将牛油熬好，铁桶散热太快，温度不好控制，所以要放在木桶里，且不断用木棒搅动均匀散热，等到牛油变成白色糊状时就可以蘸蜡了。”刘启友说，如果红蜡在点燃过程中滴油，村民会觉得不吉利，而牛油做大红蜡的最大好处，就是点燃后不“滴油”。

“蘸蜡”就是将做好的灯芯挂在圆形的轮子上，一遍一遍地蘸牛油，每蘸一遍蜡烛的“身材”就会增加一圈，根据蜡烛的大小不同，蘸蜡一般在6—15遍，一对小蜡烛七八两重，大的能达到两斤多。“除了基本的尺寸外，还会根据一些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刘启友表示。

达到预定的直径后，用工具割平芯头，然后成型上色，再用金粉写上祝福的语句，一个传统的红蜡便制作完成了。上色是生产挂蜡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温度必须保持在80℃，温度过高红蜡容易出油，温度过低红蜡会开裂，因此掌握好温度的同时，给蜡烛上色时必须得快，才能保证颜色均匀。

“我十七八岁就开始跟着长辈学习制作蜡烛的手艺，到现在已经30余年。”刘启友感慨道，丰隆屯村原本家家户户做蜡，但现在红蜡的销路一年不如一年，做蜡的村民逐渐减少，目前只剩下他和自家兄弟还有侄子三家在坚持，侄子也已经40多岁了。

如今，传统大红蜡燃烧时烟比较大，过年点蜡的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都逐渐改用电蜡烛。虽然使用传统红蜡的人越来越少，但刘启友依然舍不得丢弃这门手艺。

下一步，老刘打算将传统红蜡创新一下，在传统蜡烛里添加植物精油，制作各种香熏工艺蜡烛，重振传统蜡烛“雄风”。“毕竟是祖传的手艺，不可能在我这一代失传。”刘启友说。